

浙江师范大学

第五辑

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 编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陈华文 主编



學苑出版社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集刊

第五辑

浙江师范大学浙江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研究基地 编

陈华文 主编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集刊. 第5辑 / 浙江师范大学浙江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编.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077-4072-1

I. ①非… II. ①浙… III. ①文化遗产—研究—
中国—丛刊 IV. ①K20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65797 号

出 版 人: 孟 白

责任编辑: 刘 丰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邮箱: 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010-67675512 67678944 67601101 (邮购)

印 刷 厂: 河北省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尺寸: 880×1230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70千字

版 次: 2012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2.00元

编 委 会

顾 问 刘魁立

编委会主任 杨建新 陈德喜

副 主 任 陈 瑶 王 辉 王 森 郑祥福

主 编 陈华文

副 主 编 周绍斌 杨和平 陈映婕 (执行)

编 委 张先亮 田中初 陈华文 周绍斌

杨和平 彭 纲 王巨山 陈映婕

陈雪飞 钟红清

目 录

特稿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怀念“四大民间故事”研究大师罗永麟先生…………… 陈华文 /1

览闻辩见，抱朴守一

——罗永麟先生民间文学研究管窥…………… 郑土有 /13

杨府爷信仰研究

论温州杨府侯王信俗文化研究的意义…………… 林亦修 /26

浅析支撑杨府侯王信仰生存发展的因素…………… 潘阳力 /34

华阳杨府爷信仰与开垵福调查…………… 林子周 /54

温州杨府爷信仰的地域性神职差异…………… 孟令法 /72

瑞安渡头杨府爷故里考

——兼论杨府爷由人而神的过程…………… 周增辉 孙佳丽 姚周辉 /81

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三题…………… 王巨山 张向军 /101

略论国外民间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概况

——以亚欧多国为例…………… 钟红清 /108

完善之路: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

- 遗产的传承人保护..... 陈映婕 张虎生 /121
- 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性传承方式探索..... 王丹彤 /139

民间戏剧戏曲研究

- 婺剧唱调“三五七”寻源..... 施王伟 /153
- 绍兴莲花落的传承现状与保护对策..... 黄明华 /167
- 民众生活与民间戏曲
- 以汨罗市花鼓戏为调查研究..... 吴 艺 /179

区域文化研究

- 苍南道教文化生态区研究与保护发展刍议..... 刘妙居 陈庆泛 /188
- 从四座“佛教”寺院看地方崇拜体系
- 以温州苍南蒲城为中心..... 林敏霞 /212
- 民间建筑的精魂
- 以明清时期徽州民居中的民间信仰元素为例..... 衣晓龙 /230
- 南宋官窑制瓷技术和文化艺术..... 叶国珍 叶佳星 徐 舜 /241
- 台州府正月十四元宵节习俗考..... 郑瑛中 戴相尚 /258
- 越地民间“舞犴龙”风俗考..... 魏建钢 戚萌亚 /268

文化产业研究

- 电影镜像中的廊桥叙事
- 从结构电影叙事空间视角论廊桥文化的传播 陈雪飞 占 勇 /285
-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运作及其悖论
- 以富阳竹纸制作技艺为例..... 李富祥 /298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怀念“四大民间故事”研究大师罗永麟先生

◇陈华文^①

（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 浙江金华 321004）

2012年3月17日，周六。我正在重感冒的恢复当中，那天天气挺好。近两个月来南方一直阴雨连绵，难得有出太阳的好天气。晚上近8点钟，郑土有，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给我打电话，告诉我罗先生因为呼吸衰竭于下午5点去世了。

我脑子一片空白……

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罗先生身体一直不错，虽有一些毛病，也都是老年人的常见病，尤其是痛风，那是几十年的老毛病。春节期间我在温岭过年，还给他与师母打过电话，恭祝新春。那时他的身体还挺好，虽然感觉说话的反应速度与从前相比明显迟缓了一些。

宁波要建梁祝文化产业园，征询我的意见和建议，因为我是中国梁祝文化研究会的副会长，但我极力推荐他们去拜访罗先生，我说罗先生是大师，他对梁祝文化的理解比我深刻。宁波方面一

^① 陈华文（1958—），浙江师范大学文传学院院长、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民俗文化促进会副会长，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主任。

直在与罗先生联系，但联系不上，于是反过来又找我，问是否电话有误。电话没有问题。我直接打电话到罗先生家，结果是师母接的，她告诉我罗先生住院了。我于是很着急，希望到上海去看看。罗师母说她弄不清楚具体的医院床位等，让我找土有。土有告诉我具体的医院和楼层、床位，第二天我与妻子就赶到上海去看望罗先生。那天是2月18号，天气也是挺不错的，难得的天晴。很显然，罗先生已经度过了危险期，整个情况比我想象的要好。我中午到达医院，一直没有离开，直到下午我乘火车回家。中间罗先生知道我比较忙，几次催我说回家吧，我都笑了，告诉他火车票是订好的，时间也改不了。那天，我带着五六本自己出版的著作给罗先生看，告诉他这是我写的、那是我写的。知道他挺开心的，我们都高兴。想不到，正好一个月，我在忙，又得了重感冒发高烧，当中与师母打过几次电话也没有通。后来土有说，师母可能得了老年健忘，那天到医院的路上把自己弄丢了……

罗先生是我大学期间的授业恩师。

1980年我考入上海师范大学，入学时正好学校改回原校名华东师范大学。华东师大是上海一所拥有超级漂亮校园的大学，我中学时期在上海求学的非师大的同学都这样认为。我是农家子弟，上大学的路也非常艰难，我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当时，凡能见到、借到的书都读，完全是如饥似渴。在大一、大二期间，立志要做一个作家，后来改为诗歌研究者。但到大二时，有一门叫做民间文学概论的选修课，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开设这门课的就是罗永麟先生。

记得那是大二的第二个学期，选这门课很偶然，现在已经没有记忆。但其中有一条记得很清楚，选这门课可以外出采风调查。罗先生开设这门课时已近70岁，个头很高的先生，每次上课时 would 带个手杖。他的四川口音太重，开始时我也没有认真听，看看教材似乎基本就能懂，所以，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课。下课



图1 作者与罗先生（2004年）

期间则与老师很认真地讨论，漫无边际地，有课中内容，也有生活中的问题，还有学业方面的。罗先生特别健谈，也喜欢与学生交流。后来，课程从理论内容开始进入专题内容，罗先生为了弥补自己四川语音过重的缺陷，开始用毛笔将所讲授的主要内容，一张一张地抄写在整张白纸上，然后挂在黑板上。我们的任务主要是抄写这些纸张上的、教材中没有的文字。我的笔记本密密麻麻地记满了，主要都是罗先生自己研究的发现或重要的资料。由此我认定，罗先生是一位非常敬业而且学术上非常严谨的学者。我开始喜欢上了民间文学，并将这一专业作为自己未来学术发展的方向。到大四第一个学期，罗先生还开设了民俗学研究专题，那时陈勤建是他的助教，他们一起完成这一门课程。

自从喜欢上民间文学，我就开始逐渐地走入了罗先生的生活，当中不时会到先生家请教问题。后来，熟悉了，只要想去先生家就径直去敲门。这时，罗先生就喊：“哪一个？”师母立马就接上来说：“是陈华文，还有哪一个。”师母的亲切，让我更多地去接近老师，并从平素的谈话中获得学问和做人的启迪。



图2 罗先生与罗师母在书房兼卧室（2004年）

记得罗先生说，你想从事民俗学的研究，必须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读上五遍。于是，我还真的读了五遍，当中许多内容会背，至今不忘。

我们这个班在选修民间文学概论之后，喜欢上民间文学并长期从事这方面工作而有所成绩的还有郑土有、王贤淼、吴福文等，可见罗先生影响之大。

二

罗先生是非常开明的老师，而我却是一个非常固执的学生。

罗先生的开明主要是学术研究方面任由学生自由发展，从来不批评和限制学生。大三时我从民间文学开始又喜欢并进入了民俗学领域，罗先生不以为这是专业的出走，认为民间文学、民俗学都是民间文化的组成部分。虽然，罗先生长期认为民俗学是资产阶级的学问——这主要是受苏联的影响，但罗先生还是鼓励我

多读文化类的书，读历史类的书和思想史类的书，尤其要注意读哲学方面的书。

在思想上开明，在学术上也非常开明。记得我当年写了一篇关于成年礼方面的论文，旁征博引洋洋洒洒一万七千多字。我志得意满地将文章交给先生，当然希望获得他老人家的肯定。罗先生非常认真地阅读了我那不成熟的文章，然后，与我做了一次长谈。至今让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要求我将文章删减到五千字。我口头上答应，但内心很不情愿，敝帚自珍呀！于是把文章束之高阁，换了个题目做其他的去了。罗先生也不追究，只要我写了文章，他照样地看，有好的则表扬，有问题则指出。不过，从做学生的角度看，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好学生。老师的批评，我从来都是虚心接受，但却固执地以为自己是对的，坚持没有做什么修改。

罗先生的开明还体现在，他自己做民间文学研究，却让他的助手也是著名学者陈勤建做民俗学研究，虽然陈勤建老师偏重于文艺民俗学，但与罗先生的学术之间还是存在很大的差距。罗先生曾数次与我谈到，陈老师是老师，有自己的学术天地和喜好，他从不干涉。

记得20世纪80年代中期，罗先生开始了仙话的开拓性研究，他让读研究生的郑土有一起做，也曾数度要求我一起做仙话研究。他认为这是一个有着中国文化特色、体现中国文化传统并拥有广阔学术前景的领域。每次我都哈哈地打马虎眼，他也不以为然，随我们学生的个性自己自由发展。

我是一个非常固执的学生，选定了自己喜欢的专业，九头牛也拉不回来。自从大二认定民间文学作为自己的专业之后，后来领域又扩大至民俗学，至今没有改变。不仅是专业选择如此，学术观点也是如此，只要我认定是对的，我会一直坚持，从不服输。

罗先生是对我一生学术研究影响最大的老师，但他非常开明，而我却非常固执。我不知道，如此优秀的老师却培养出了我这样一个固执的学生，这究竟是一种什么逻辑。

罗先生在学术上的建树非常大，但获得的声誉则远不如他本人在学术上的造诣。

罗先生 20 世纪 30 年代留学日本，当年学的是农业经济。回国之后，从事了多种工作，既有实业的，也有教育管理的，最后献给了教育事业，以教书育人为自己的追求。

20 世纪 50 年代，全社会都崇尚革命，对于民间文化极其推崇。罗先生从此选择了民间文学作为自己教学与研究的对象，一做就是 60 多年。从他 30 年代发表有关民间文学的文章开始，他本人从事民间文学的研究近 80 年。著名的民间文学研究专家刘守华先生在 1993 年罗先生八十寿诞暨仙话学术研讨会上，就公开说，是罗先生影响并引领他进入民间文学领域，自己对罗先生执弟子之礼。刘守华先生学问做得极其扎实，人品也高尚，是我们做学术的楷模。与罗先生长期保持联系并对他非常尊敬的还有祁连休先生，祁先生的一些重要著作就是罗先生作的序。

罗先生在学术领域涉猎极广，而且在一些方向上影响非常大。他一辈子著述不少，但大都为文章的形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学术声誉。罗先生涉猎的领域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四大民间故事的研究。四大民间故事长期在民间传承，影响非常巨大，中国人可谓家喻户晓。二三十年代有一些学者对此进行过研究，如顾颉刚的孟姜女研究、钱南声的梁祝研究等。但罗先生是第一个提出四大民间故事概念的学者，并从 50 年代开始，长期对此进行研究，最后形成了《论中国四大民间故事》一书。罗先生的这一研究成果在学术上取得之深度和广度，后来的学者几乎没有能够超越。

第二，中国仙话的研究。关于神仙的故事，中国出现得非常早，在民间和整个传统社会，影响非常之大，但却少有人关注。80 年代中期，罗先生就开始了仙话的研究，并要求其弟子郑土有也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土有是我大学同班同学，当时正随罗先生读硕士。他是一位本实的农家子弟，人非常聪明也非常实在。记

得大学毕业时，罗先生对我与郑土有说，陈华文既可以做学问，也可以做生意；郑土有只能做学问，做不了生意。罗先生的意思是我有时会因时而变，比较活络，所以也可以做生意。罗先生对于仙话的研究是其深厚学术积淀基础上的厚积薄发，也同样以学术论文的形式，一个一个方面、一个一个内容地研究，最后形成了《中国仙话研究》的著作，当然，这也是论文集。与之相呼应的是，郑土有在仙话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师生双雄，也是一大美谈。

第三，先秦诸子与民间文化的研究。这方面原来的学术界只关注先秦诸子在理论阐释方面重视寓言之类的运用问题，但到了罗先生的手里，就成了一个系统的，而且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民间文学或民间文化息息相关的问题。罗先生的研究深入浅出，涉及的面非常广。记得他本人曾对我说，他的所有引文都来自于原文。换句话说，他为了研究先秦诸子与民间文化又多遍通读诸子百家的著述，而且做了大量的笔记。要知道，一个一直以传统的方式做学问的老先生，只用笔而不用现代工具如电脑之类，比常人所付出的劳动量要大得多。这部手写的书稿，是我们一些学生弟子以集资的方式在罗先生 90 寿诞时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那时出版业已经完全商业化，学术开始沦为这一过程的牺牲品。可见做研究之不易。

第四，中国文学发展规律的研究。罗先生与我无数次谈到重修文学史问题，并对时下的学术不良现象进行批评。做文学史的没有通读历朝历代的文学作品，对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文学的规律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只谈作家文学，不谈民间文学，这是无法让人接受的，也是不科学的。为此，他对这一问题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进行研究，后来形成了《中国文学发展规律新探》一书。大约是 2004 年还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并附该书的简介，让我做成电脑文字稿，四处散发，看看有哪家出版社愿意出版。当然，这部书稿最后虽然出版了，但费了许多周章。

罗先生的研究还有许多方面，只是零散些。一个读书人，一辈子只要在上述的某一个方面有所成就，已经堪称大家，但罗先

生却在上述四个方面，都取得了许多学者难以望其项背的成就，除了先生的刻苦用功外，长寿并持之以恒，是不二的法宝。

四

罗先生读书、做人做事都非常认真。

我记得每次去看望先生，总是见他一人坐在老旧的写字台前看书，90多岁后，眼睛不好，加了一只放大镜。这一形象终身铭记于我的脑海中。罗师母说：“他除了读书，什么也干不了。”既有些许责怪，也包含着些许赞赏。确实如此，罗先生身体还健朗时，每天会到师大书店去看看，如有新书会立即选购。他买书从来不限于自己的专业，什么书都可能买。记得有一次我去看望他，他刚读完一本香港博士生写的关于现代新闻期刊出版的著作，当中做了许多笔记。他推荐我也读一读，并把书给我，目的不是让我做这一方面的学问，而是从中学会做学问的方法。我当然不敢不读，从中确实让我感慨良多。

罗先生对学生是一辈子关心，并终身给以指导。记得他的《先秦诸子与民间文化》出版后，不仅要我好好地读，还给我布置作业，让我给他写读书笔记并一定要交给他。当时我已经做了教授多年，还走上了管理岗位。我不敢不答应，但罗师母不干了，说人家小陈事情那么多，哪有时间读你的书，还写什么读书笔记。笔记不要写了，书读读就可以。罗先生这才改口，答应读书笔记就不写了。回来后，我花费了好一阵子时间，阅读先生的著作，从中获益确实不小。

罗先生与师母不仅对我本人非常关心，对于我的家人也非常关心。我结婚时送我们一幅他自己画的山水画，那年搬新房，又送我们一张画，至今我还挂在客厅。罗先生琴棋书画，样样皆精，是一个标准的传统知识分子。结婚后，我曾经带着妻子去看望过他。只是那一次见面，我妻子就对先生也是非常崇拜，后来几次提出要去看望先生与师母都没有成行。今年春节后听说先生病了，二话不说，立马放下手头的事就与我一起到上海

去看罗先生。记得当年孩子出生后，先生与师母给我们的孩子寄来自己亲手打的毛衣裤，让我妻子好一阵激动，至今还保存着那套衣服。2007年孩子在金华一中读书，乘暑期之暇到上海去看望罗爷爷。那天罗先生非常开心，与我孩子谈了三个多小时，关于如何读书，如何做人，如何了解世界，无所不谈，一次谈话就让我孩子崇拜起罗爷爷。那天先生去世后，我打电话给在英国的孩子，告诉她噩耗，她都惊呆了，说：“怎么会这样？”因为前不久我们到上海去看望罗先生之后，回来告诉她说，罗爷爷身体在恢复之中，突然却走了。生命无常，于此可见一斑。

罗先生不仅做学问认真，做人做事也非常认真。他时刻关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对于眼下的时弊，看得很清，言语也是一针见血。记得对于腐败的痛恨，他不时溢于言表，甚至很过激。一次，他说处级以上干部都有问题，我说，我也是处级以上干部。罗先生很干脆地说，你例外。看来对于自己的学生，他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他谈到要我们关注日本的动向，他认为，今后可能给中华民族带来麻烦的，还是日本。他曾经在日本留学多年，对于日本的了解应该是非常深刻的。写下这些，只不过是留待后来人去印证罗先生的先见之明。

五

罗先生走了，据土有说一点也没有痛苦。

先生一辈子读书做学问，教书育人，奉献自己的知识和思想，却从不向社会索取。20世纪50年代先生被评为高教四级，工资200多元，改革开放后调整工资，他一直属于高工资，没有轮到调整。退休后，由于工资不高，只能勉强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有时在谈话时也会偶露一些不满，但基本上是随遇而安，粗茶淡饭。我们去看望他时，师母会烧点小菜招待我们，其中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四川回锅肉。师母是上海人，为了照顾罗先生的生活方式和习惯，烧得一手好川菜，我们也因此有了好

口福。从前我每次去上海，约好去看望罗先生，土有总是要一道去，倒不是纯粹为了去看望老师或陪我去，而是不舍错过师母的回锅肉。

早年我们学生去看他老人家，一高兴，要喝点小酒。随着年龄越来越高，师母让他把小酒戒了。近些年由于工作忙，我到上海的机会少了，即使去看望先生，交谈的时间也不长。人是奇怪的动物，交通越发达，人与人交往可供支配的时间却越少。原来可能住上一晚，现在当天就回，去杭州、上海基本上都是这样。所以，进入 21 世纪之后，加上工作也忙，看望罗先生的次数减少了，在罗先生家坐着与他聊天的时间也少了。罗师母说，学生去看老师的时间，是先生最快乐的时间。这一点，我倒也能感受得到。每次与罗先生谈话，他总是非常兴奋，若不是我时间紧，需要走了，他会一直谈下去。他的健谈，让我们这些学生到他家时从来不会感到冷场，我们这些学生从先生那儿收获知识与人生经验的同时，先生也收获了快乐。

罗先生对待学生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所以，学生也非常喜欢他。但光有老师喜欢还不够，师母也是非常重要的。我经常与妻子说，老师好还得师母好，师母不好，老师即使对学生挺好，学生也亲近不起来。罗师母是非常贤惠的女性，在照顾罗先生方面是不辞辛劳，对待学生也是非常亲切和热情。我们与罗先生能保持三十多年的师生情谊而持续不断，其中师母所起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人们常说一个成功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应该说是有其道理的。只是伟大有时可以用平凡来替代，平凡也是一种伟大，它是伟大所无法替代的，却比伟大更持久、更人性、更让人内心温暖。

六

2012 年 3 月 25 日是先生让世界和亲友最后见证他真实存在的告别日子。我提前一天到了上海，晚上与来自福建的师弟和陈勤建、郑土有请师母一起吃个饭。我们心里清楚，要不是师母精

心照顾，先生未必能长寿如斯。99岁能有几人，确属高寿，所以，气氛虽然凝重，却并不特别悲凉。其实，我们几个罗先生和师母比较喜欢的弟子之所以请师母吃饭，只是在吃了师母所做的许多饭菜后，仅仅是用同样的方式表一表心意，冲淡一下因罗先生突然去世而带来的伤悲。

25日下午2点30分，上海龙华殡仪馆泰安厅，时间为罗先生而凝固。在低沉的哀乐声中，开始了与罗先生的最后告别。仪式并不特别隆重，但有一百多先生生前友好、学生和亲友出席，其中学生就有五六十位。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民俗学会、江浙沪民间文艺家协会及华东师大、北师大中文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浙江师大文传学院等单位发来唁电或送了花圈。仪式由华东师大中文系书记主持，系主任谭帆教授致追悼词。之前陈勤建已经介绍了发来唁电和送花圈的单位和个人，包括徐中玉、钱谷融、刘锡诚、刘守华、贺学君、程蔷、黄永林、钟宗宪等著名学者和专家。

25日天气晴朗，春天已经来临。季节的变换给生命增添了新的气象，却也给生命带来新的变数。罗先生在我们可以预料的身体变好之时，却突然地离开了我们，说明生命之无常。但他的学术生命，却在无数弟子站立的地方，以另一种形式，不仅发芽，而且开始成长，我们看见了那数十位站在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前的青年才俊，可以真切地感受到……

人生最后的告别是悲凉和沉痛的，泰安厅那天的哀伤见证了这种悲凉和沉痛。每一个人都为先生的离去而痛感悲伤，人们忍住悲伤，是因为先生的高寿。郑土有，师生情深和先生衣钵的最真实的一位传承者，终于还是没有忍住悲伤，趴扶于先生的水晶棺上，泣不成声……

那天我给土有发了一条短信，是给先生的一副挽联：“终身读书阅尽百年世态冷暖炎凉无从评说；潜心著述成就一家之言是非功过自有公论。”

死亡是人生必然的归宿，每个人概莫能外，但面对自己尊敬的老师离去，心情还是很乱。觉得应该写点什么，以示纪念，但